

現代問題叢刊

思想界的出路

謝幼偉著

現代問題叢刊

思想界的出路

每冊定價基數二元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出版

著者 謝 幼 偉

編輯兼發行者 現代問題叢刊編輯社

廣州文明路八號

經售者 廣州各大書局

自序

現代問題，主要的是思想問題。東西集團的對立，實際就是思想問題的對立。一方面是統制，是束縛，是有所偏，有所蔽，另一方面，是獨立，是自由，是無所偏，無所蔽。一方面，只容許一種思想（例如，辯證唯物論）有流行的權利；另一方面，則任何思想都有流行的權利。在這兩種應付思想的態度中，我們當採取那一種態度呢？無疑的，唯有後一條路才是對的。可是我國思想界自民初以來，雖力謀想走後一條路，却不知不覺又走上了前一條路。最近幾年，思想界更形混亂，不是徬徨失望，陷入悲哀的深淵。就是障蔽重重，爲一種謬誤思想所迷惑。思想界失却了自主的力量。我們看不見獨立自由的思想。思想界的出路何在呢？這是我們的疑問。這本小冊內的幾篇文章，就是想對這一疑問有所解答，兼對一種思想有所批評。亂離之際，匆促出版，謬誤之處，或所不免，希讀者教正。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謝幼偉誌於廣州

思想界的出路目次

自序

一、新解蔽

二、時代的危機

三、理想與現實

四、目的與手段

五、唯物論述評

六、羅素評馬克斯

一

十一

十七

二一

二五

四〇

一、新解蔽

抗戰勝利已幾年了。戰爭之後，思想界必有一度的騷動，必有一度的惶惑，更必有一度的蓬勃氣象。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主張，各種不同的思想，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出現。思想是由解決問題而產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至多，思想家看見了問題在前，自不能不謀解決之道。他們的解決方式當然不會完全相同，所以思想的複雜是必然的。思想複雜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們不必以思想的複雜為慮。所可慮的是，思想的盲目，思想的偏激，思想的幼稚，和思想的不健全。盲目，偏激，幼稚，不健全，都是思想家容易犯的毛病。思想家多有所蔽，多只見問題的一面而不見其他，多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多如盲人摸象然，各自以所觸及之一部為象之全體。他們未嘗無所見，不過所見不全目以為全。他們在固執所見為真為全時，他們的思想就發生問題，就有不健全的家徵。民國初年以來，也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際，我國思想界所犯的毛病，即是這種毛病。這一時期內，我國思想界不能說沒有貢獻，不能說沒有功績，然而他們的缺點，他們的過失，也是不能遮掩的，不能忽視的。現在思想界又有「再來一次五四運動」的呼聲，又有重來一次新文化運動的建議，又有恢復民初思想界作風的趨勢。在這種狀態下，實有我們重行檢討代初以來我國思想界之實際的必要。不明瞭過去，尤其是不能。過去的錯誤，即不能有良好的將來。我們希望有良好的將來，自應對於過去加以一番嚴正的檢討。我們的批評也許過於苛刻，但作者相信這是出於善意的。

昔荀卿解蔽篇首謂：「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縱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惑是惑非，惑治惑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

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化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故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這一段話是我國學術思想上最可重視的一段話，可惜這一段話，不爲秦漢以後的學人所重視，也不爲民初以來的學人所重視，這是我國思想史上一種重大的損失。作者認爲民初以來我國思想界的主要毛病就是一個「蔽」字，今後思想界的出路即在掃除這一個「蔽」字，因依荀子之意，作新解蔽。主要目的是在說明民初以來我國思想界之「蔽」，從而警告目前的思想界不要再有所蔽。

民國初年以來，我國思想界做了不少除舊的工作，做了不少破壞的工作。這些工作重要的是成績也可說有相當的成績，但並沒有解決我們思想上的問題，也沒有造成什麼偉大的思想。二三十年間思想界仍在盲從購撞之中，仍在東張西望尋求出路之中，仍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對一種思想失望之後，又去找尋第二種思想，第二種思想失望，復去找尋第三種思想。找尋復找尋，永遠在找尋，便永遠在失望。他們不在思想的本身上去努力，却僅在思想之外，去找現成的思想。找到了一種思想，便即以爲真理在是而不疑。固執所信，而不知所信不是真理，不是完全的真理。本來是求思想解放的，結果仍爲某一思想和所束縛。這是民初以來我國思想界的病態，而這種病態的癥結所在，即在其有所蔽。他們的「蔽」是蔽於今，蔽於西洋，蔽於實用，蔽於自由。蔽之者雖不是不好的事物，然一爲其所蔽，即便有弊，即便有所忽視。請逐次畧加說明：

(一)曰蔽於今而忽視古也。民初以來的思想界是驚新的，是以新的來打倒舊的，以今人來壓倒古人的。他們都是要站在時代的前面，不願爲時代的落伍者。這種態度不能說不對。一切思想都有其時代性。適於某一時代的思想，未必即適宜於這一時代。思想自應隨時代而前進，決不能故步自封。不過，思想之適應時代是一事，而思想本身的真偽又是另一事。思想本身的真偽，思想本身的價值，却不能拿時代上的新舊或今古來做批判的標準。我們決不能武斷的說，凡是舊的思想都是偽的思想

，或凡是古人的思想都是無價值而要不得的思想。這決不是思想界應有的態度。思想界如採取這種態度，這即是有所蔽，即是爲『今』或爲『新』所蔽。民初以來的思想界，便是如此。我們曾聽到『專打孔家』的口號，曾聽到『把線裝書去到茅坑裡三千年』的口號，也曾聽到打倒舊道德，舊禮教，舊文學，舊藝術等口號。陳獨秀在新青年什誌上就公開的說：『要擁護那德先生（民治），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要新的就不要舊的，要今人的就不要古人的。只有新的或今人的是好，而舊的或古人的便不好。所以古人的書不必讀，主張讀經就是開倒車。大學畢業，不通一經，已成爲今日的常事。今日的大學生，稍深的古文即不能讀，即不能懂。精神上，他們已和歷史脫節了，和古人隔絕了。他們是沒有過去的現代人。且不獨對中國學問是知今而不知古，即對於西洋學問也是知今而不知古。最近二三十年，以文學論，我們只見蕭伯納，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托爾斯泰，高爾基諸人的著作在翻譯，在流行；却不見荷馬，梭羅，克萊斯，但丁，米兒頓，莎士比亞諸人的著作，在翻譯，在流行。以哲學論，我們也只見尼采，柏格森，羅素，杜威諸人的學說被介紹，被推尊，却不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諸人的學說，被介紹，被推尊。他們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也只是知今而不知古的認識，只是沒有歷史，沒有根源的認識。他們忽視了中國的古人，也忽視了西洋的古人；忽視了中國文化的根源，也忽視了西洋文化的根源。但任何文化都是有歷史的，有根源的。文化不能自天而降，思想也不能無所繼承，完全去過去脫節，要過去絕無所知，這決不會產生偉大的文化或偉大的思想。蔽於今而忽視古，絕不是思想界的出路。

（二）曰蔽於西洋而忽視中國也。民初以來的思想界是以介紹西洋文化爲主要的任務，以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爲主要的工作。他們對於西洋文化極表示其仰慕推崇之意。這種態度也不能說不對。

西洋文化確有優越之點，確有中國文化所不能企及之處，確有我們加以介紹之必要。不過，介紹西洋文化是一事，而文化本身的批判又是另一事。文化是社會的產物，是歷史的堆積，是人類解決其自身的問題時對於素樸的呈現於世前者的增益。人類對於當前的一切有所增益時，這所增益的就構成文化。我們可以說，文化就是人類改造其物質的和社會的環境時所獲的成果。因而任何有歷史的社會或民族都必有其自身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自有高下或優劣之分，然其高下或優劣，却不是因為牠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區別不一定就是文化高下或優劣的區別。我們決不能說，西洋文化高，即因其是西洋，中國文化低，即因其是中國。實則中國文化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不論其當前的缺點為何，其必有優點是無疑問的，其有可保存之處，也應是無疑問的。即令有疑問，中國還是中國，中國所需要的文化必為適合中國人的需要的文化。不明瞭中國本身的文化，不明瞭中國本身的實況，即不能明瞭中國的需要。所以介紹西洋文化是可以的，或是應該的，但介紹西洋文化時，決不能忘記中國本身的文化，決不應忽視中國本身的文化，把中國文化看成一文不值的東西，而思加以全部摧殘或消滅。這不是愛護中國的態度，也不是創造新文化的態度。這種態度只有造成民族的『自卑結』，使自身失去了自信，使思想失掉了自主，而成爲他人的應聲蟲。民初以來思想界所持的態度似乎即是這種態度。我們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所發表的宣言，看他所反對或要打倒的，再看要消滅線裝書的建議，看全盤西化論的主張，看斥中國文化爲『小脚』爲『抽鴉片』的言論，看說洋話，穿洋服，食西餐，信耶教，而自詡爲前進的行爲，我們便知道他們之忽視中國爲如何。他們好像要消滅了中國的一切，然後把西洋文化移植過來的樣子。他們過份的崇拜西洋，便也就過份的忽視中國。然因爲過份崇拜西洋之故，二三十年來的中國思想遂始終在西洋思想內兜圈子而找不到出路。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哲學，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教育，都在跟西洋人跑，都在跟西洋人變。今日介紹一主義，明日介紹一學說，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所謂思想鬥爭，只是西洋思想在中國境內的鬥爭，而很少有本身思想的鬥爭，很少有

自身創造的偉大思想。這是過份輕視中國，便自身失了自信自主之力後的必然結果。可見這種態度實不是今日思想界應取的態度。

(三)曰蔽於科學而忽視哲學也。中國科學不發達是事實，中國目前需要科學也是事實。民初以來的思想界極力提倡「賽因斯」(科學)，這是無可非議的一件事，且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不過，科學是有基礎的，科學是有根莖的。西洋的科學不是突然產生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西洋科學自有其基礎，有其根莖，而其基礎與根莖即是哲學。哲學是西洋科學的基礎和根莖。在古代希臘，哲學與科學是合一的，哲學家即是科學家。名為西洋哲學鼻祖的希臘哲人泰里士，其本身不就是一個科學家嗎？柏拉圖的注重幾何，亞里士多德的研究生物，德謨克里托斯的原子論，不皆是科學哲學合一的表現嗎？即在近代，萊布尼茲之發明微積分，康德之提示星雲說，又不是哲學對於科學的貢獻嗎？西洋哲學曾為着西洋科學做了不少無法磨滅的功績。西洋哲學的理論，哲學的方法，哲學的玄想，均大有助於西洋科學的發展。沒有形式邏輯，沒有培根歸納法的提倡，沒有大陸的理性派，沒有英倫的經驗派，會有今日西洋的科學嗎？所以英哲懷黑德教授有「玄想拯救了世界」之言。他在「科學與近代世界」一書上，甚且認為歐洲中古的煩瑣哲學仍對近代科學有幫助之處。抗戰前幾年國際聯盟知識合作社派專家來我國調查教育後所作的一本報告書上也說：「中國教育家之持論，每謂歐洲之所以有今日者，皆近代科學發達之產物，中國惟有採取各國中科學與技術的設備，而後中國之文化，乃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對於中國教育家之言，吾輩一致之答覆曰：中國之持論誤矣。今日之歐美，非近代科學與技術所產生。反而言之，惟有歐美人之心思，乃以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且抬高此二者以達於今日之程度。在近代科學與技術發達之先，如文藝復興，如理性主義與唯心主義時代，此各時代中歐洲人對於自身發展之可能，有所覺醒，且甘受一種理智的訓練，而後屈及創造與發明之時期，彼等能把握自然科學與技術之秘密，且應用之於最有益處。」這充分表明了西洋科學是以西洋哲學為基礎，

質泉源的。有了西洋的哲學，才能有西洋的科學。提倡科學而不同時提倡哲學，這猶如想要科學的花菓，而把科學的根莖拔出一樣。這種無源之水是涸可立待的。這決不是提倡科學應取的途徑。可是民初以來我國思想界所取的途徑又似爲這種途徑。他們提倡科學，他們却忽視哲學，却對哲學表示一種輕鄙的態度。他們不想中國有哲學，不想中國人談哲學。如民十三年間人生觀與科學的論戰，丁文江使人罵張君勱爲『玄學鬼』，想拿『玄學鬼』三個字去罵倒一切哲學。從而只懂得科學方法之皮毛的考據家，專門以抄古書爲能事的，也自謂提倡科學，去罵哲學爲空疏，爲無用。影響所及，到現在中國雖有了數十所專科以上的學校，有哲學系的却沒有幾所。哲學無疑的被忽視了，然而科學在中國植根了沒有呢？發達了沒有呢？可見忽視哲學，對於科學是無益而有害的。這絕不是今後思想界所當取的途徑。

（四）曰蔽於實用而忽視理論也。我國傳統思想的主張是儒於實用的，是以人生日用爲一切學問的歸宿點的。一切學問，如不合乎人生日用，如對於人生日用無益，便在我國儒者眼中爲無用的學問，爲玩物喪志。故格物之說，雖在大學上早就有了，然我國儒者却並不爲格物而格物，而是爲着實用，爲着人事上的問題而格物。格物的目的全在實際上的應用，滿足了實際的應用，他們便不去格物了。因而天文，地理，數學，醫藥，農田，水利之學，我國古代學人並不是絕無所知，然其知只到實用爲止，不作進一步的追求，不作純理論的探討。於是這些學問便永無進步。我國科學之所以不發達，這是最主要的一種原因。不料這種原因竟爲民初以來我國的思想界所忽視。他們不惟繼承了這種傳統的偏見，且把美國的實用主義輸進來而大加宣傳。他們一方面提倡科學，一方面即忽視理論，忽視爲知識而求知識的精神。他們要科學，而所要的科學却只是應用的科學，是科學的成果，而不是科學的根源。他們認爲中國工業落後，非發展工業不能使中國富強。要發展工業，就不能不提倡實用科學，不能不提倡工科。辦大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成立工學院，而文理學院是可有可無的，是不必過於重視

的。作者還記得『九一八』事變之後，竟有人大聲疾呼要停辦大學裡的文法學院，而只去發展工農等學院。一種急切圖利的精神彌漫了全國，大家都在求實用，求目前的利益。這種態度，在某一意義上，也不能說不對。中國確需要發展工業，確需要應用科學，提倡應用科學是應該的。但提倡應用科學，即不能忽視理論，不能忽視純粹科學。實用與理論是相輔而行的，是缺一不可的。科學的發明，一方面自根據人類實際的需要，一方面也出乎人類的好奇心，出乎人類無所爲而爲的求知慾。沒有人類實際的需要固不能產生科學，但沒有人類的好奇心或純粹的求知慾，也不能產生科學，至低限度，不科促科學的進展。著僅以實用爲目的者，只在滿足當前的需要。把當前的需要滿足了，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便不作進一步的追求，不作更高深的探究。沒有高深的探究，其用是有限的，是以當前所得爲止境的。以用爲鵠，其用不宏。反之，若能輔以理論上的探討，而不僅以用爲鵠，即能孜孜不已，日向真理之途上邁進。其始所得的，雖不一定有用，其繼用乃無窮。西洋科學上許多重大發明，開始多似乎是無用的，後來却發生無窮的妙用。我們決不能看輕所謂無用的理論，因爲我們之所謂有用與無用，或即爲當前的欲求所限，而看不出這種理論的用處。不容許無用理論的存在，也許就產生不出有用的理論來，所以我們不當爲實用所蔽而忽視理論。這也是今後我國思想界所應特別注意的。

(五)曰蔽於自由而忽視道德與宗教也。民初以來的思想界，標榜『個性發展』，『思想解放』等口號，以個人自由爲其正鵠。表面上，這有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志在尋求個人的自由，尋求個人的新天地。受了數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中國人，這一種解放運動自然是需要的。傳統思想，傳統道德，傳統禮教，傳統上的一切，總是偏於保守，偏於維持現狀。不能超出傳統，不能在某一限度內衝出傳統的藩籬，自無思想進步之可言。所以思想解放和個人自由，不論在任何方面，都是缺少不得的。民初思想界上這種主張，一方面說來，也不能認爲不對。不過，這種解放，這種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不惟無法達其目的，且足以消滅自身的存在。解放或自由不是絕無依傍而獨

存的，這也就是說，人類的思想或行爲，不是可以絕對解放或絕對自由的。現在只以人類行爲而論，人類行爲當然需要自由，不自由的行爲便不是行爲，而只是一種機械式的動作。是人類的行爲必有相當的自由，然後人類可負其行爲上的責任。然而，人類行爲若絕對自由，若絕無共守的規則，無彼此不當爲的事件，則這種自由，即爲自由的自殺。蓋在絕無規則或秩序的狀態下，我自由罵人，人亦可自由罵我也；我自由打人，人亦可自由打我也。我自由殺人，人更可以自由殺我也，彼此相殺，則彼此的自由受威脅，我的自由安在呢？可見自由的存在，必以某種規則或秩序的存在，爲其必要的條件。沒有某種規則或秩序的存在，也即沒有法律，道德，或宗教的存在，自由即無存在的可能。法律，道德，或宗教的存在，其主要任務，即在爲人類社會建立某種規則或秩序，而使人類自由成爲可能。因而，法律，道德，或宗教，一方面固限制了人類的自由，一方面却保障了人類的自由。人類的自由不能沒有法律，道德或宗教的保障。失却了這種保障，即等於失却了我們的自由。我們要有自由，我們就得也要有法律，有道德，或有宗教。我們談自由，我們就得也談法律，談道德，或談宗教。這些道理本來是很明顯的。可是這些明顯的道理似竟爲民初以來我國的思想界所忽視。他們在高談個人自由時，他們却忽視了道德，忽視了宗教。實際上，他們不僅是忽視而已，而是在摧殘道德，在摧殘宗教。我們看他們的口號，什麼「打倒舊道德呀」，「什麼打倒舊禮教呀」，「禮教是吃人的呀」，……都是非常有危險性的口號。以舊道德而論，什麼是舊道德呢？「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就是舊道德嗎？這在青年人的腦海中很可能是作如是想的。果爾，則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德目都打倒了，大家走上不忠，不孝，不仁，不愛，無信義，無和平的路上去，這還有道德存在的餘地嗎？不特此也。他們在摧殘道德，同時又在摧殘宗教。五四運動以後，曾一度有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現。他們斥宗教爲迷信，爲時代的落伍者。宗教可以阻礙社會的進步，是不應該存在的事物。於是二三十年來的我國青年，其行爲既不受道德的支配，也不受宗教的支配。他們內不怕自己的良心，外不怕神的處罰。自由

似乎是極自由，但結果則何如呢？我們真的獲得了自由嗎？我們現在不仍是高呼缺少自由嗎？不仍然要爭取自由嗎？這點更証明不以道德或宗教為基礎的自由，其自由是虛偽的，是無保障的，是不能持久的。今後我們要爭取自由，即不能重蹈民初的覆轍，即不能再忽視道德與宗教。

從上面這五點而論，我們可以看出民初以來我國思想界確是有所蔽的。他們是蔽於今而忽視古的，是蔽於西洋而忽視中國的，是蔽於科學而忽視哲學的，是蔽於實用而忽視理論的，是蔽於自由而忽視道德與宗教的。他們的「蔽」未嘗無功，然其過失也是不可掩的，也是應當加以糾正的。自然，作者並沒有忘記這其間也有蔽於古而忽視今的，有蔽於中國而忽視西洋的，有蔽於哲學而忽視科學的，有蔽於理論而忽視實用的，有蔽於道德宗教而忽視自由的。這種頑固守舊，夜郎自大，視中國的舊學高於一切的人，二三十年來不是沒有。對於這種人，對於這種「蔽」，作者是一樣反對的。作者並不同情於這種人，並不同情於這種「蔽」。作者並不因為批評前述的五蔽，而即同情於後述的五蔽。作者決不忽視今，不忽視西洋，不忽視科學，不忽視實用，不忽視自由。反之，作者的態度是：我們當掃除一切的「蔽」，不蔽於今，亦不蔽於古；不蔽於西洋，亦不蔽於中國；不蔽於科學，亦不蔽於哲學；不蔽於實用，亦不蔽於理論；不蔽於自由，亦不蔽於道德和宗教。我們須明古而通今，當知中國亦知西洋，當研究哲學，亦當研究科學，當注重理論，亦當注重實用，當談道德和宗教，亦當談自由。這纔是今後我國思想界的出路。今後思想界的出路全在掃除一「蔽」字。我們的思想當力求無所蔽。我們當擴大我們的眼光，當訓練我們的思想，使我們的思想精密而廣博，不為一偏之見或部分真理之所蔽。我們當使物無不格，知無不致。上下四方，古今中外，不能有所遺，或有所偏。昔朱子釋大學上的「知至」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說：「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在此，而光照一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假如我們的思想，能做到朱子這一段話

之所言，便可不爲任何事物之所蔽，便能知一知二，知大知細，知高遠，亦知幽深，「表裡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展望目前的思想界，作者之所憂，在此一「蔽」字，而所以貢獻於我思想界之前者，卽在解除此一「蔽」字。所言或有不甚精確處，然意之所指，則似無誤。甚盼讀者，進而教之。

二、時代的危機

今日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從科學上來說，這是原子時代，是的，這是原子時代，但同時也就是人類最悲觀，最失望，而面臨着空前危機的時代。本文之作，在說明時代的危機，從而指示我們挽救這種危機之道。

在抗戰的時候，我們所希望的是勝利。勝利是我們的希望。現在這種希望是實現了，八九年來流離轉徙的生活也總算結束了。我們會爲勝利而謳歌，會爲勝利而鼓舞，更會爲勝利而做一場非常美滿的夢。我們會計劃過勝利後的一切，曾打算如何恢復已破壞的廬舍，已荒蕪的田園，如何重組已離散的家庭，重振已崩潰的經濟，一言以蔽之，如何再過太平安樂的日子。三年以前，我們並不以此爲幻想，爲不可能的事件，可是三年以後的今日，一切都似乎不同了，一切都似乎失望了。殘酷的現實已擺在我們眼前，把一切我們的理想擊碎了。我們的田園廬舍大部份仍無法恢復，我們的家庭和經濟也大部份仍無法重組重振，我們太多數仍在失業和饑餓的線上掙扎。更可怕的是，我們隨處仍看見戰爭的影子，這影子在一步一步的逼近我們。白天或晚上，當我們聽到天空隆隆的飛機聲時，我們恍惚看見載着原子彈的飛機在來襲擊我們。剎那間我們便有不知藏身何處之感！無怪乎不久以前，巴黎電台的廣播員突發出載有原子彈的飛機來襲的廣播時，好幾個巴黎人爲之嚇昏或嚇死。的確，經過了這幾年史無前例的戰爭後，我們的神經實在再受不了戰爭的刺激，受不了戰爭的威脅。然而戰爭的威脅畢竟又把我們包圍着，把我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我們將向何處逃避呢？何處是我們的樂土呢？我們失望！我們悲哀！

當大戰尚未結束，尚在侵襲我們時，我們忘記了一切，我們只有一個目標，只有一種信仰。我們的目標是爭取勝利，我們的信仰也是集中在勝利上。除勝利外，我們不知其他，也不談其他。但勝

來臨之後，勝利已不是我們的目標，復不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們的信仰又是什麼呢？我們似乎失却了目標，似乎失却了信仰。我們有如一葉扁舟，衝出了狂風猛浪的襲擊後，却大海茫茫，不知飄流何所。我們望不見目標的所在，而隱隱約約的却望見另一狂風猛浪，比前一次利害千萬倍的狂風猛浪，又在迎頭而來。本來已精疲力竭的我們，還有勇氣向前衝嗎？還有阻攔再去爭取另一勝利嗎？且這種毫無結果的勝利，爭取得來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們便談虎色變了，便束手無策了，便徬徨無依了。前進嗎？進至何處？後退嗎？退至何方？我們不敢進，亦不敢退。我們站在生與死的歧途上，在呼號，在望救！誰是我們的救星呢？這是我們中國人目前的處境，也是全世界人類目前的處境！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知有明日，我們只知有今天。我們不知道明日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所以明日不可靠。所可靠的只有今天。今天是我们所有，明天便不一定了，明天的安全便無人能加以保障了。我們所相信的是當前的生存，當前的享樂，是一己的生存，一己的享樂。我們顧不了明日，也顧不了他人。我們不必為什麼文化，為什麼道德，或為什麼理想而努力。因為我們的努力，也許是白費的，說不定明天載有原子彈的飛機光臨時，一切豈不是化為烏有嗎？於是，有意或無意的，我們便不顧一切了，便任意妄為了。目前的社會遂成為混亂一團的社會，沒有道德，沒有理想，更談不上文化。大家都在爭剝那的生存，求剝那的享受。貪污成為普遍的現象。欺詐，取巧，投機，成為極尋常的道德。到處在搶掠，到處在殺人。無錢的固然不知道他們明日的命運，即有錢的也不知道他們明日的命運。他們——貧的，富的，貴的，賤的——都一樣生活在不安定的狀態中，在猶疑驚險的狀態中，在毫無希望的狀態中。他們失却了生活的指南，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而生活。他們沒有將來，他們只有現在。

沒有將來的生活，是非常冒險的生活，而這種社會也是非常危險的社會。我們正面臨着這種社會

，而臨着這種人生。我們眼看整個社會道德在崩潰，整個文化在動搖，崇高的理想在幻滅。時代的危機，日甚一日。什麼是我們的出路呢？什麼是我們挽救的方法呢？我們可以坐視嗎？可以袖手無爲嗎？

不，不，我們決不能坐視，決不能袖手無爲。時代的危機，尙未到絕望的情況。戰爭雖在威脅我們，然世界性的戰爭究竟尙沒有爆發。而且戰爭是人爲的，不是上帝製造的。是上帝製造的，也許我們沒有挽救的力量。是人類製造的，自然人力可以挽救。目前的社會，目前的世界，目前的一切，固可令人失望，令人悲觀，但這還不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嗎？我們不能責備何人，我們祇能責備自己。我們不能怨天，不能尤人，我們只能埋怨我們自己。我們的出路是有的，拯救的方法也是有的，只要看我們相信不相信。「信者得救」，這是出路，也是方法。

作者深信目前的一切，是信仰墜地的象徵，是人類失却了信仰之後的病態。須知人類是生活在信仰中的，是一日不能和信仰分離的。這裡所謂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式的信仰。我們不必信神，信佛，但最低限度，我們必得有所信。例如，我們必須信仰將來。不信仰將來，我們是無法生活的。法儒黎朋氏嘗說：「信仰的需要，屬於情感生活，其不可缺少是和飢餓及愛情相等的。」我們不能忍受飢餓的痛苦，不能忍受失戀的痛苦，我們更不能忍受缺乏信仰的痛苦。本來戰爭的一種主要目的是在恢復我們的信仰，不料戰爭勝利之後，不惟信仰沒有恢復，且把信仰原有的剝奪。勝利後的失望，使我們對一切都表示懷疑，對一切都不敢相信。這種不相信一切的態度，即造成了時代的危機。所以時代的危機，一句話，就是我們的懷疑，或我們信心的缺乏爲主因。分別的說來，則有下列四點：

第一、我們不相信和平。勝利帶來了和平，依理我們自應相信和平。可是，相反的，這一次的勝利所帶來的，我們却不認爲是和平，而是另一次大戰的威脅。目前世界的混亂和不安，主要原因即在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缺乏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結束，而世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呼聲又起。這種呼聲，不